

我的心
贵于
这个城市

李娟 等著

我的心 贵于 这个城市

李 娟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心贵于这个城市/李娟等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1-6051-8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4794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钱 祯

书 名: 我的心贵于这个城市
作 者: 李娟 等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13,000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051-8/I · 4830

定 价: 27.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录

... PART 1 ...

人活着总是要磨损一些的。如果日子没有白过，时间必然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然而总有一双手能抚慰这些伤痕，又觉得人间多了一点安慰。

- 002 风华来信 / 李娟
- 008 盲人按摩 / 康夫
- 020 寂寞人的游戏 / 云也退
- 028 穷亲戚 / 李修文
- 042 心灵是孤独的猎人 / 韩松落

... PART 2 ...

那段时间，我用的是北京的手机号，每次快到燕郊时，手机就会收到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你。有一天我居然无聊到给它回了一条信息，我问它：“你是真的欢迎我吗？”当然，它没有回我信息。

- 060 找鸟的笼子——北漂三记 / 远子
- 074 妈妈的房子 / 陈思呈
- 084 到望京西去旅游 / 文珍
- 094 七圣路上走百遍 / 赵志明
- 102 回故乡去，意味着什么呢？ / 张佳玮

... PART 3 ...

地铁没有风景，没有人世的陪伴，没有缓冲，只有人和铁匣子生硬的关系……窗玻璃被那黑暗变成了镜子映出另一群模糊灰暗了一层的人影，其实还是我们自己。

- 110 地下的铁 / 纳兰妙殊
- 130 跑步教会我的几件事 / 米周
- 140 我遇到的深圳出租车司机们 / 囧之女神 daisy
- 148 我们都是凤凰男 / 王路
- 154 非诚勿扰，爱情经济学，图实惠 / 石一帆

... PART 4 ...

选择一条有些异于常人却忠于自己的路，在一路怀疑与敬而远之的目光里独自向着繁茂生长。无数次与亲人和解，与自己和解，与歧视和与生俱来的一切和解……

- 166 白银饭店 / 张玮玮
- 178 曹安路 / 路明
- 190 愿你的生活繁茂长久 / 胡畔
- 202 我为什么不去北京 / 闫红
- 212 一个人的地标 / btr

... PART 1 ...

人活着总是要磨损一些的。如果日子没有白过，时间必然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然而总有一双手能抚慰这些伤痕，又觉得人间多了一点安慰。

风华来信

/ 李娟

2001年冬天，我在一家寻呼公司求职时认识了风华。我们太穷，就凑合着住到一起，起灶搭伙。她是回民，若我在外面吃过汉餐，再回家和她用同一副锅碗吃饭，吃完没一会儿，她保准又吐又泻。每次都这么灵。害我不敢在外面吃猪肉。悄悄地吃也不行。

我们合租的房子没有窗户，小小的一间，很黑很黑，进门必须得开灯。好处是房东家的暖气烧得特足。我们把洗过的内衣晾在暖气片上，半夜给烧糊了。

走廊对面住的几个人在夜总会工作，她们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她们总是穿戴眩目，令当时的我纳闷极了。看她们这副

光景，不像没钱的样子，怎么也住这种地方？

当时风华同学在一家音像品批发超市打工，月工资五百。交通费和伙食费自理。感到前途灰暗。于是下班后，在附近的夜市摆地摊。先是卖蚕豆，批发了一大袋。我实在不知那有什么好吃的，居然也卖完了。算是风华的第一桶金吧。

接下来她又卖饮料，名曰“高橙”。2.5升的超大桶，两块钱批发，四块钱买。肯定是假的咯。我们自己都能看出来，更何况顾客！于是到头来只卖掉了两瓶。第一桶金算是赔了进去。

虽然是假的甜味黄色水，毕竟是花了钱买来的，剩下那几大瓶我们只好自己拼命喝。喝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喝完。令人诧异的是，这种伪劣到极致的饮料，拧开盖子，居然也会喷出一股气儿！居然还压了点碳酸进去！才两块钱啊，制造商得下多大的本钱！

那时风华二十一岁，白天去乌烟瘴气的商贸城打包、装货，晚上回家练摊儿。没有青春。每天带一只老干妈的玻璃瓶上班，里面灌着头天晚上煮的稀饭，稀饭里泡两根榨菜。算是午餐。没有奇迹。

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算是体面的营生。却仍然过着多年不变的穷日子。每天穿过半个城市徒步上班。当时她也换了工作，她打工的地方离我的公司不远。有一天下班，特

意陪我走了一趟，可把她给累劈了，便非常同情我。她虽然吃不起午饭，总还坐得起公交。

是的，我坐不起公交，也吃不起午饭。有几次她轮休时便在家做了饭给我打包送来。几乎都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之前不喜欢吃这种菜，之后也不喜欢。但就在当时，喜欢得要死。

回民有早婚的传统。很快，她在家人的安排下相了亲。我在一旁偷偷过了眼，感觉是个黏黏糊糊的家伙，没啥出息的模样。便悄悄劝她放弃。她当时也信誓旦旦，说肯定不可能跟这种人过一辈子。结果，两人第一次约会就彻夜未归。害我一晚上提心吊胆，不知是先杀后奸还是先奸后杀。

第二天早上这妞儿才回来。原来两人在人民广场的纪念碑下默默坐了一个通宵。

得知贞操还在，我继续吹风，说尽那小子的坏话。她也继续信誓旦旦地保证立马分手。然而有一天，我突然提前回家，两人衣冠不整从床上跃起。我叹口气，事已至此，罢了罢了。

他俩结婚时何止“家徒四壁”！根本连个家也没有。所谓新房，只是一处简陋得令人心酸的郊区出租屋。婚后，两口子跑到火车站附近支摊卖快餐，渐渐地日子能过得了，却很快怀了孕。妊娠反应很大，只好关了店回娘家养胎。那时我已经回到了阿勒泰，仍然穷极。2005年的冬天去看她，倒了好几趟

车才找到她所在的村子。那时孩子刚出世，健康可爱。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正是大年三十。这两口子虽然不过汉族年，还是想法子给我煮了一锅体面的羊油油渣饺子，算是年夜饭。好吃极了。大年初一我就走了。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彻底失去了联系。

然后，就有了这样一封信。

我失去过很多朋友，但从不可惜。既然渐渐发现了分歧，有了争吵，有了误解，再交往也是无益。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

而风华不，我离不开她，她似乎是我永远的一个依靠。她最顽强。我能记得她那么多的事，她受过的那么多的苦，她的那么多的绝望。她自己都忘了我还能记得。当我软弱无能的时候，想想她，便感到光明。人活在世上，无非坚持罢了。谢谢亲爱的风华。

以下是她写的信：

猪，我千辛万苦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你。

自从 05 年，你到我那租借的破烂房子去过后，我们再也见不上面，我以为我们的缘分可能到那就结束了。因为那年的秋天，我们两口子手里实在没钱，没法在那生活下去。八月底，我们把不到

九个月大的儿子托给了我妈，然后去捡棉花去了。赚了几千块钱。回来后，由于其他原因也没在那个村子待，我们去了米泉，开始了地摊生涯……那时，我常不经意间想起你，想起当初我在你那个大湾的小出租屋里住着，吃着榨菜，好像还很得意的样子。就经常去网吧搜你的名字，但搜出来的李娟都不是你。我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忙碌也把你渐渐地淡忘，只是偶尔和同学聚会时，给曾经见过你的那两个能经常在电脑前工作的同学说，让她们帮忙找找看，可是也一直没有音信。

到07年，我们的条件开始转好，到09年底我们开了自己的小店。今天中午我那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大湾住的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不知道是不是你。那时你不知道我高兴成啥样了！我就让她把照片发过来，我一看高兴得都跳起来了。后来到处找报纸，一直走到华凌车站才买到报纸，当我看到报纸的那份傻样，你不知道，现在想想是不是别人应该把我当大猩猩看！

我回来赶快上网一查，搜罗到你的所有信息，主啊！你不再是以前的你了，已经强大了。我本想你可能还在阿勒泰，还和你妈妈过着那种无拘无束，蓝天白云的日子。等我联系上你，要第一时间赶到你那，请你出去好好吃顿大餐，毕竟现在也是个小老板嘛。

盲人按摩

/ 康夫

第一次去盲人按摩是因为脖子不能动。在那之前一年，我毕业回国，学了一点戏剧的皮毛，得了一些师长的鼓励，满以为可以靠讲故事这门手艺养活自己。

碰巧那个时候正是国产电影热钱涌入、项目林立的大好时机，而且国产喜剧的浪潮刚刚开头，做喜剧的人并不多。所以很快得到机会作为独立编剧写一个 100 分钟的戏。前期拖得有点长，最后不到两个月就要完成初稿。

年幼无知，以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一个多月的时间似乎都没有出门，也没有接电话，每天煮点速冻饺子吃，一心只想榨干脑细胞写出满意的剧本。住的地方非常小，没有桌子，只有

一个小沙发,日日夜夜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在笔记本电脑上耕耘。终于写完的那天我合上电脑,打算来一个仰天长啸,忽然惊恐地发现:头抬不起来了。

就这样僵在那里,只能保持低头看电脑的那一个角度,可以更低,但不能抬高。很缓慢地试图慢慢把头抬到正常高度,每抬高一毫米,都像撬动一块巨石,疼不说,心惊肉跳是真的。终于把头抬起来以后,人已经出了一身虚汗。我打算站起来喝杯水,刚起身,就栽倒了。

缓过来之后我决心就近找个大夫。但我住得很偏,在八宝山,大白天找个活人并不容易。脖子还是不能动,上下、左右都不行,我只好硬着脖子在小区里溜达,看有没有小诊所可以急诊一下。这时候我发现旁边一栋楼的一楼门外用小彩灯穿成了两行字:“盲人按摩,108室”。因为是白天,彩灯没有亮。

108的门口挂着一条布帘,掀开布帘,里面出来一个很高很胖的大夫,目测有200斤。大夫穿着短袖白大褂,一双蓝色塑料拖鞋,光脚,对我点点头说:“您按摩吗?”

原来不是盲人。我松了一口气,毕竟以前没有和盲人大夫接触过,不知道怎样才算礼貌得体。实际上那天我自己眼神也不好使,因为没戴眼镜,大夫在我看起来就像一床站着的,体积可观的白色棉被。

棉被大夫告诉我单次价格和办卡优惠价格，好像一个小时的价格优惠后是 58，挺便宜。于是我爬到铺着白布单子的窄窄的按摩床上躺下，大夫说：“翻一面。”我说：“啊？”大夫说：“我的意思是趴着。”我赶紧翻过来趴着，大夫用庞大的手掌在我背上扫了几遍，捏了捏脖子，说：“不光肩颈不好，整个人都不好，尤其脾胃不健，五脏六腑功能弱，肯定是睡眠不足饮食紊乱。但肌肉关节又挺不错，平时应该还是运动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把身体搞坏了。”

听他说完这一段，忽然我就睡着了。蒙眬中厚厚的手掌似乎在我的脖子上揉捏，并不十分真切。我并不了解中医，这一次的体验完全说不出好坏，因为全程都在酣睡。我醒来的时候按摩早就结束了，大夫在窗边听收音机，声音开得很小。我爬起来转了转脖子，发现活动自如，又下地走了几步，觉得全身力气都恢复了一些。“这么灵！”我说。“怎么可能，”他说，“你身体糟得很，今天只能缓解一下，你得两三天就来一次，配合规律饮食作息，坚持两三个月，才能恢复到以前。”

于是我很老实地两三天来一次。小诊所只有里外各一间屋，外屋有三张按摩床，里屋住着大夫和他老婆。他老婆也是按摩大夫，也不是盲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做饭洗衣打扫卫生。

因为人手和床位都很有限，所以去的时候经常遇到满员的

情况,就得等。大夫让每个老顾客都记了他的电话号码,说:“来之前先打电话问一声。”但是我没有打过他的电话,因为那时已经交了剧本,无事可做,每天在家里也就是等消息,在哪里等都是是一样的,在诊所里等还可以聊天。

慢慢地熟悉了。大夫是河北人,老婆是同乡。他有糖尿病。北京房租贵,租不起大房子,也雇不起人。我说:“既然你们只有两个人,就不用摆三张按摩床,反正一次也只能接待两个顾客。”他说:“有的顾客会睡着啊!他睡着觉,又来了顾客,我也不能把他叫醒。”

他在手机通讯录里给熟客们建了一个群,有事就群发。比如“小区实行垃圾分类,物业给每家送了一个垃圾桶,我们用不上,哪位要用请拿去”,“最近两天空调故障,屋里热,只有电扇,请大家包涵”,或者“下周回老家三天,周四起恢复”。

这样断断续续过了两个月的样子,我身体恢复了很多,甚至还可以健身跑步。剧本交上去以后就一直没有消息,有时候问一声,对方总是说大家觉得本子可以,但现在事情很多,还得组班子,所以顾不上见面。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国内这一套制片流程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可能会发生各种奇葩的“意外”,我只是在课堂里学了点儿戏剧,相当于在池子里学了游泳,还没来得及跳进这一片陌生的江河湖海。我住在北京的边缘,

路上车很少，房子很低，天气好能从阳台一直看到西山，没有工作，也没有圈子和社交，休闲活动就是去八宝山逛逛公墓。那时的状态大概就是两眼一抹黑，但是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自己什么都不懂，毕竟还要在丛林里觅食生存，还得处处装出火眼金睛、三头六臂的样子。

有一次去诊所，没见到他老婆，就问：“你媳妇呢？”他说：“回老家准备生孩子了。”我很吃惊，说：“你媳妇怀孕了吗？”他说：“是啊！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生。”我赶紧说：“恭喜恭喜，之前没看出来。”

真是没有看出来。因为按摩要趴着，所以我每次都没戴眼镜，印象中他老婆也就是比较胖，腰围有点粗，并没有想到怀孕这件事上。那天没有其他客人在，我和大夫边按摩边聊天，我说：“真是谢谢你，最初来找你的时候脖子疼得要命，我都以为自己快残疾了。”他哈哈大笑，说：“不至于，哪那么惨。”我说：“真的，一动都不能动！”他说：“可以治，可以治，现在不就好了吗？”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脖子痊愈了，恢复了生龙活虎，但心里仍旧茫然。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听说那个电影项目已经定下导演、正式立项、还找了大牌演员班底。我打电话给项目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吗？导演